



赵 凝

# 眨眼睛的圣诞树

*Zhayanjingdeshhendanshu*

华龄出版社

新新人类边缘小说从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●赵 凝 著

# 眨眼睛的圣诞树

流通部

华龄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新人类边缘小说丛书/眨眼睛的圣诞树/赵凝等著.

—北京:华龄出版社,2000.10

ISBN 7-80082-899

I. ①新… ②眨… II. 赵… III. 文学—小说集—当代—中国

IV. I268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6585 号

I267.1 / 306

新新人类边缘小说丛书·眨眼睛的圣诞树



华龄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23号)

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30 千字 印张: 11 插页: 2

印数: 2000 册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马林

责任校对: 王森林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张志远

ISBN7-80082-899-9/I·159

定价: 270.00 元(全 15 册) 本册定价: 18.00 元

# 序

是呀！生活是如此丰富了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老一辈人想也不敢想的啦，看电视太没劲，可以看碟呀！感觉气候太正常了，可以看一些灾难片；感觉生活太平淡了，可以看些鬼片或恐怖片；感觉性生活太乏味了，可以看一些“1,2,3”级片嘛！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的，可以上饭店；觉得在家无聊，可以旅游。国内咱不走，就去“新马泰”；要是觉得闲得慌，就去健身房或去迪厅，在那强烈的音乐声中，散尽身体中多余的精力；要是还觉得无聊，就联入英特网吧，天南地北，一通神聊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些漂亮的MM，互相碰撞出闪耀的网络爱情火花呢……

**钟鲲(北京作家,主要作品:《言情故事》)**

我们新，是新在观念上，是新在生活方式上，我们有比前人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。我们大胆，是在爱情方式上的大胆和做事风格突破传统限制的大胆，女性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性，也可以放弃一段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，在事业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，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我们前卫，是因为我们敢于战胜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，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，比如蹦极，比如赛车，比如把头发染来染去穿十公分厚的大头鞋。我们优秀，是因为我们身心健康，人格完整，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并且知道怎样去达到，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这个目标冲刺。我们也有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通病：浅薄、浮躁、急功近利和冷漠，但我们仍在努力地做着自己。我们努力工作，努力生活，我们自食其力，挣着我们多或不多的薪水，过着我们好或不好的生活，但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。“七十年代以后”的人是健康的、明朗的，他们活跃、勇敢、有爱心、富

于理想，开明而知大义，但也很现实，不会做无谓的牺牲，相信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。

**棉 棉(上海作家，主要作品：《好孩子都有糖吃》、《糖》)：**

我喜欢用“糖”来作为作品的名字，它的意义和礼物是一样的，生活再不幸，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；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，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，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。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，来自于爱。其实痛苦是每一代人都经历到的，只是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复杂一点、杂质多一点、自私一点。我们有太多蒙昧和野性，如果说我们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，那就是支离破碎，长不大，我小说中的人物也像是永远也长不大一样。原因是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生活中来，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，看到了大海，但没有人为我们解说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。然后，我们不反抗，我们和前辈人不一样，他们生命中有很强抗争意识，但是我们没有。我们始终活在追问之中，诱惑很多，选择很多。现在对我们谈负责任太早了，而要谈“爱”。我们并不是全无责任感，我们也想负责任，但是负什么责任？怎么负？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负责任，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。人们越来越自私了，空谈责任是没有用的。我在小说中提到性，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“爱”的问题。毋庸置疑，找不到爱是肯定的，因为它太稀缺了。这个问题是任何时代共同的问题，只不过现在被张扬出来了。

**石 康：(北京作家，主要作品《晃晃悠悠》、《支离破碎》)：**

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。失败完全是对个人而言，也只能对个人而言，跟读者没什么关系。我的书卖得好，完全是读者的误会，至少相当一部分是误会。比方《晃晃悠悠》中有一段，写暑假中“我”看了一堆言情小说，从杜拉斯到海明威的《永别了武器》。我本意是反讽的，蔑视的。结果读者来信说，他(她)也喜欢那些作家，跟我特有共鸣。再比方结尾，我仿情书滥情了一大段，那意思也是调侃的，结果读者来信说他(她)特感动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。小说里的事儿都是大同小异的，关键在你是不是发现了不同于别人、前人的意

义。我对小说的看法可能是比较保守。我觉得好小说就得有新的想法。这就是一种趣味,我的趣味就这样。像什么巴尔扎克、雨果,像什么塞林格、莫里亚克,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。像博尔赫斯,不就是写得短小而神秘,能写得短小而神秘的人多了去了。

### 陈村(作家)

可以说,70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,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,在某种程度上说,并不非常真实,而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,是他们想要得到,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。但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,城市到了他们的笔下,整体地纳入了他们的视野。以往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带着相当浓厚的乡土气息,即使描写的是城市生活,但是仍然带着无法磨灭的农村的思维。在我们的传统爱情价值观中,没有爱就没有性,如果说有爱,那么性也就成为惟一的性。但是他们所谓的希望有爱又有性,统统变成了一种托词。从心理学上的角度讲,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,不知道一脚踩出去是什么,才留恋以前的东西。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,找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。他们的青春期被无限地延长了,赖着不肯负责任,大家都在回避、逃避责任,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。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。70年代作家在作品中对价值观和道德感冷漠也好,欣赏也好,他们的确没有树立起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价值观,但是社会不会容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。你可以不负责任,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。

### 郜元宝(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,文学评论家)

70年代的这批作家其实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,不能够一概而论。很多人都认为一些人的作品就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,把作品当作展现社会的窗口。在相同的背景下面,他们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,或者有一些共鸣,但个体的创作都是非常各异的。

### 杨扬(华东师范大学教授,文学评论家)

1976年之后,中国的文学界出现过四种作家类型,王蒙、张贤亮等为代表的“右派”作家,王安忆、韩少功等知青作家,余华、苏童等先

锋作家,在90年代早期出现了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邱华栋、朱文等晚生代作家。在1996年之后,70年代的这一批人出现了,他们的特点是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感受之外,整个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变化。他们不像前面的四种作家一样,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,一定要和一些东西对抗,精神的也好,物质的也好。他们缺少“文革”或者思想解放的背景,他们的作品只是表现自己的自在状态:流浪艺人、酒吧生活和性爱,没有底蕴,没有根基,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,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社会上流淌、漂泊。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前人不同了,他们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渴望之外,更渴望自由、不受约束的生活。他们的小说,比如棉棉的《啦啦啦》,带有强烈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歌唱的色彩,不与任何的东西对抗,好的坏的,他们全不理睬。他们还关注到了欲望的描写,集中在性上。但是以往的作家对性的描写带有思考的性質,比如王蒙写性与政治,贾平凹写性与文化,而这一代人对性的看法就更加放松,没有精神负担,而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。这其实是社会开放和宽松的标志,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讨论性了。他们的作品大量地涉及酒吧、舞厅和宾馆等,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沉沦在里头,相反地,他们自己的生活反而非常艰辛,所以这些场面仅仅是描写而已。而这种表现,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合法性,这是现代都市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现实。

## 目 录

- 1 / 眨眼睛的圣诞树 / 赵凝  
160/ 爱人的房间 / 卫慧  
187/ 跟踪 / 卫慧  
207/ 爱情幻觉 / 卫慧  
221/ 说吧说吧 / 卫慧  
230/ 愈夜愈美丽 / 卫慧  
255/ 葵花盛开 / 卫慧  
267/ 银杏银杏 / 须兰  
286/ 闲情 / 须兰  
320/ 城市梦游者 / 赵凝  
330/ 跳楼的少女琼 / 赵凝  
337/ 两只麻木的苹果 / 赵凝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理论问题解决了，“红粉佳人”们第一个实际行动便是到“健美班”去找美。八个人芳名写下一大溜，把“健美班”收钱那人给乐的，嘴都咧到耳根去了。

两个星期下来大家都苗条了不少，就打起买新衣的主意来。我已有若干条牛仔裤，但宣称最近瘦了，要买新的。林圆圆也说她的裙腰富裕了半厘米，不买新的说不过去。

林圆圆看上一条格呢背带裤，试了试说像孕妇，脱下还给人家。谁知劝她试穿时那人春风满面，脱下时却立刻变了一副嘴脸，横横地质问“怎么回事？”像是要找碴打架。好在我们刚在“健美班”练过，袖子稍稍一挽肌肉就露出来了，那人识趣地又把笑容像面具一样悄悄戴上。

中午大吃了一顿，“红粉佳人”人们眼睛齐齐地看着我要我请客。写稿挣钱的坏处在于其实你挣得并不多，但人人都知道你挣到钱了，因为那些报刊杂志都是公开出售的，不像吴佳总是阴森森地一个人在暗地里炒股，而且总是哭丧着脸说天哪又赔了！弄得好心的班长总是劝她想开点，或说实在不行就让赵凝救济你一下。我从来就没穿过超过一百块钱的牛仔裤，人家吴佳实条牛仔裙就花了二百五，谁救济谁呀？可我不掏腰包佳人们就大有绝食的意思，心里说：“慷慨一回吧，晚上回家熬夜写稿就是了。”我扔过菜单让她们随便点，吴佳恨不得把最贵的菜点两遍。

晚上，这帮淑女们吃饱了喝足了闹够了，这才点一盏小灯坐下来喝咖啡。咖啡不是速溶的粉末，是林圆圆用咖啡豆现煮的。林圆圆家极讲究情调，即使男主人不在家，我也能想象得出一对笼罩在浓浓咖啡香味里的年轻人，怎样漫不经心地过着极甜蜜的日子。

灯光有些幽暗，每个人的脸都变得神秘莫测。我们谈着各自的感情经历，谈小说，谈男人对女人的看法，谈男人笔下的女人和女人笔下的男人。《女友》是每期必看的，我的“美丽长裙”的故事

已被传为普遍的笔柄。吴佳说这不是自我暴光吗？好在你已经嫁出去了。

我们回想起新兵第一次穿军装去照像时的情景，好像就在昨天。如今像机有了胶卷有了，却没有当时的心情了。为了重温旧梦，“红粉佳人俱乐部”决定到射击场去打一次靶。

那天的天气好得出人意料，北京的春天一般是要刮风的。说好不许男的参加，临到那天才发现一个胳膊上挎着一个，林圆圆都不知从哪儿抓了个临时出“公差”的帅小伙儿。

“我们是来助阵的。”男人们谦虚地说。

## 情人节的那场舞会

因为上班要穿制服，下班又要忙着躲起来写写划划，害得我从来就不敢买什么衣服。偶尔有情绪到周末舞会上去亮一次相，穿件夸张一点的衣裙，便会别别扭扭地在镜子前面咕哝半天，再三问自己，不会有别的什么嫌疑吧。

王林说：“喂，别老自我多情好不好？你都结婚啦，还怀疑什么？”

他总是很放心很坦然地放我一个人去跳舞，也不知安的什么？我拿出全套化妆品决心狠狠地化一次妆，又把项链、耳环、手链统统披挂上，来它个环佩叮铃。

“你就不怕我做了别人的情人？”望着镜中那个美人我一脸骄傲地问。

“情人是什么东西？”丈夫还沉浸在世界局势里。

“情人就是不在在一起的时候老想在一起，在一起的时候老有说不完的话。”

“哦，明白了。”我只好叮叮地往外走，感觉好像个送信的。“我走了啊！”“再见情人！”他用轰我似的口气把我打发出家门。

跳舞是我唯一的运动。跑步总让人想起“渣滓洞”里的疯老头，因为操场只有巴掌大；做健美操吧王林又老担心我会一脚踢在他那堆宝贝音响上。我只有“离家出走”了。舞场地儿大，我跳“花步探戈”把腿伸得老长也没人拦着我。王林总是不来看看我的舞姿，人家排队等着请我跳舞的人多得都快打起来了。总是怀疑自己干错了行。要是把笔扔了不写作，没准也能成一“星”呐。

我的舞伴很多，总没有固定的，大家都是熟人，也没有太多的讲究。我觉得我的舞步都快让乱七八糟的人给带坏了，这个上来这样跳，那个上来那样走。老实说，我倒不憋着劲儿想遇个多么盖世的情人，一心想找个好舞伴倒是真的。

他是个中年人，在我眼里属“成熟型”的。个子中等，舞步稳稳的，花样做得特别棒。他第一次请我，就说“感觉真好”，说得我有点脸红心跳。后面几支曲子音乐一响他就赶在别人前面请我，很有点捷足先登的味道。我们跳舞的时候就上下翻飞做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儿，跳慢舞的时候就聊天。他说他喜欢文学，我说我也喜欢文学；他说他喜欢徐志摩的诗，我说我也是。不一会儿就成了老熟人了。散场的时候，他温柔地问我，用不用他送我，我瞪大眼睛说：“送我？我一溜小跑就可以到家了，我住得很近的。”说着就开始“预备跑”，舞伴一把捉住我的胳膊，“我还是送你吧，我有车。”

“现在不用你陪我跳舞啦！”回到家我向王林庄严地宣布，“我有舞伴了，跳得可棒呢。”

“是嘛，那就替我谢谢那人吧。”

王林看电视看夜间的新闻节目。他这种不痛不痒的态度最气人，也不会吃个醋什么的有所表示，要是别的丈夫早就打破砂锅问

到底了。

我和“舞伴”开始双人双出，成为“紫水晶”最引人注目的一对儿。“舞伴”带舞，总有那么一种深情款款的风度。并且，他从不请别的女孩跳舞。

一天，在一支柔情蜜意的舞曲里，“舞伴”忽然低下头来问我：“可以问问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叫赵凝。”

“啊，赵凝？你是不是写过一篇爱情小说叫《芍园小屋》？”我立刻不好意思的谦虚道：“写着玩的。”

舞伴慢慢滑动着脚步说道：“你舞跳得这么好，想不到还净是才女呢。”

我不知道他这话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，“才女”应该什么样？心里感觉有些受伤。“美丽的女人上舞场，丑女人才躲在家里写文章。”舞伴那惊怪的眼神分明这样讲。

“唉呀，我以后再也不去跳舞了。”回到家便把跳舞穿的那条长裙脱下来揉成团扔得老远。

“怎么啦？跟你那个特棒的舞伴吵架了吗？”丈夫兴灾乐祸地问我。

“别理我，烦着呢！”我决心“戒舞”了。我倒要让他们瞧瞧，好女人是怎么写出好文章的。一头扎进小书房，找出笔墨纸张，立刻拟了一个中篇的小说提纲，正给女主角起名呢，王林嘟嘟敲着门嚷：“你回来了，我倒要出去一趟。”

回头一看，见他领带扎得人模人样，就问：“这么晚了，上哪儿？”

“晚吗？才8点多呀！我去去就回，12点钟再见。”

“你打算玩通宵吗？不是跟哪个女孩约会吧……”再回头时，王林早就没影了。楼下的自行车铃一串脆响。

一个月来我写得天昏地暗，早就忘了外面的世界。有一天吃饭王林说起“紫水晶”，我倒以为他在说钻石。王林这些日子显得很神秘，隔三差五就得出去一回，而且穿得跟相亲似的，又笔挺又漂亮。“情人节”的日子就要到了，男人们都显得比往常要忙。

“情人节”那天上午，我意外地收到三枝红玫瑰。是一个梳短头发的送花小姐送来的。我接过花激动了老半天，却想不到送花人是谁。王林就在一旁经验十足地提醒我道，看看花面那张卡。卡上的话神秘得好像特务接头暗号：“晚8点紫水晶见。”

“啧啧，红玫瑰！一定是你那位大舞伴送来的吧？”王林话里有活地说。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别不好意思承认。”

“那我把花扔了啊？”

“喜欢就插上吧。”王林递给我一只白瓷花瓶。

晚饭后我开始梳妆打扮，我一定要去会一会那位神秘的送花人。“王林，跟我一起去吧。”我把一串项链挂在脖子上。

“那多不合适呀，再说，我还有事呢。”他也打了领带正准备出门。这家伙，“情人节”还有事。

“可不可以问一问你去哪里？”我不得不问。

“暂时保密。”丈夫正人君子似地回答。

好久没到“紫水晶”来跳舞了，我的那个有辆豪华轿车的‘铁舞伴’已经不见了。此刻我真想见到他，问问他送花人是谁。

我正懒懒地坐在座位上喝雪碧，有位英俊小伙目光坚定地向我走来。他，身材很高，举止很帅，身上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男人气概。在一支西班牙探戈舞曲里，他毅然决然伸出手臂：“请——”

我站起身来面带微笑，对他小声说道：“王林，别出洋相，这探戈，很难跳的。”

我真怕这么帅的小伙当众把我绊倒。王林却出我意料地来了个“起步”，动作十分老到，可以说是技艺精湛。

“天哪，你这一手是跟谁学的？”

“当然是一个女的——老师，”他拖长了声音告诉我，“这个月我进了一个舞蹈高级班。”

“高级班”果然身手不凡，我已被他带得晕头转向，他跳得好极了。“现在知道红玫瑰是谁送的了把？”丈夫深情地望着我。

我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

我们相互依偎着穿过“情人节”的大街小巷，见到许多美丽的男孩和女孩。推开家门，满室花香。是那三朵红玫瑰。

## 掰下一片月牙儿

住进姑妈家的那天晚上，姑妈家来了一个小伙子，穿一件皱巴巴的白布衬衫，灰色西装短裤，很大。他是拎着我那只大红皮箱跟进门来的，蔫巴巴的不说话。他定定地看我，离我很远，我却看出他在偷偷冲我笑。

我也偷偷抬手冲他做了个小动作，这一切都被姑妈看在眼里，毫不客气地对男孩说：“你可以出去了，小伙子！谢谢你帮忙拎箱子。”那声音冰冷而毫无谢意，我多想追出去，塞一只大红的苹果在他的手心，或者亲切地说一句“哥哥辛苦你了！”

“姑妈，刚才来的那人是邻居吧？”

“噢，你问的是他呀，”姑妈向后一仰，肉堆一样摊在沙发上。“小子一个，别理他，他爸是个卖冰棒的。”

暑假来到南方度假，我本以为会很寂寞的，现在有“穷小子”，我什么也不怕了。姑妈家很大，只有姑妈一个人住，我很盼姑



妈出门去买菜或者有电话来约她去打牌。这天下午我一个人趴在书桌上一口气给北京的家里写了五封信，分别贴上了花花绿绿几种邮票，歪着头欣赏了一会自己的小字，吹着口哨下楼去投信。在楼门口碰到那个被姑妈叫做“穷小子”的男孩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好叫他：“喂——”

那男孩回过头来，眼睛亮亮的，看着我说：“是你呀，北京小姐。”

他这样称呼我，让我觉得有点难过。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大城市女孩高高在上的感觉，这座质朴的南方小城，才是我真正的故乡。

“我叫米兰，你呢？”

我把信皮上两个字让他看，那信皮上“米兰”两个字，写得龙飞凤舞，好不洒脱。男孩说：“我叫晓冬，冬天的冬。”

“你也是冬天生的吗？”

“也许是吧？”

接下来两个人都感到无话可说了，面对面沉默好一会儿。他说：“去寄你的信吧，你姑妈在楼上窗口看着你呢。”

我朝楼上白了一眼，“我姑妈怎么跟特务似的。”嘴上生气，心里也气。晓冬却在一旁咧嘴笑笑说：“再见米兰。”露出一排整齐的齿贝，很白。

我一直盼着再跟他见面，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窗口那个女孩一直在傻等着，男孩的影子却很难见到了。姑妈怕我闷得慌，决定带我一起出去玩玩。姑妈的牌友遍布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我说我不喜欢玩牌，姑妈说看看自然就喜欢了。

然是位画家，他也讨厌老太太们玩牌，就拉我到他小书桌里去聊天。我不喜欢留小胡子的男青年，但看然那张脸，总比要看那些莫名其妙的麻将牌要好受些。然同我谈哲学，话题越来越深奥，然